

小說拍成電影之得失

—以〈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為例

康森傑

看完〈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原著及所改編之電影後，筆者認為兩位導演將小說拍成電影之方式顯現極其顯著的差別。張愛玲於一九四四年寫〈紅玫瑰與白玫瑰〉，並於一九四五年寫〈傾城之戀〉；而許鞍華一九八四年拍〈傾城之戀〉，關錦鵬則於一九九四年拍〈紅玫瑰與白玫瑰〉。小說與電影最根本的差別是創作時間。但是除此之外還有相當多小說與電影之間，以及兩位導演在拍片方式上之差別。

一位知名的美國作家曾說，導演要把小說拍成電影時，導演對著書射出一支箭，而後將射下之文字拿來使用¹。當然這一句話是玩笑，可是筆者認為它很清楚描述小說與電影之差別。爲了將一篇小說壓縮成一部兩個小時之電影，導演必須選擇足以詮釋小說繁複情節之觀點，他無法拍出小說之全文。另外一個諺語是「電影僅以畫面呈現，小說則僅以文字爲描繪」²，但是小說沒有時間限制。因此，小說家可以盡情地描繪各種細節。

這種問題亦與內容有關。張愛玲之小說詳細地描述內心之感情、衝突及決定。振保，〈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之男主角，是一位相當複雜之人物，可是關錦鵬對振保內心衝突之著墨特別少。電影之場景皆很清楚，可是觀眾不知道人物的計劃及目的如何，令人困惑。小說云：

¹ “It’s as if the director shot an arrow through the book, and all the words the arrow hit were those included in the film.” – Rita Mae Brown

² “Movies can only depict, stories can only describe.”

他的無恥的快樂——怎麼不是無恥的？他這女人，吃著旁人的飯，住著旁人的房子，姓著旁人的姓。可是振保的快樂更為快樂，因為覺得不應該。

這些句子很清楚地描述振保之心情，然而何以藉由畫面來呈現這種感情？導演必須令演員使用動作、聲調、臉色，但是關錦鵬的振保留給觀眾的影響面貌很模糊，因而觀眾只能自行猜想人物內心之意圖。

〈傾城之戀〉小說的內容亦描述主角內心之感情，可是電影的風格跟〈紅玫瑰與白玫瑰〉完全不同。創作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時，關錦鵬改了張愛玲的對話，然而許鞍華使用的對話似乎是跟小說沒有差別的。許鞍華的方法使電影保留張愛玲的風格並極其清楚地表現人物內心之感情。張愛玲是特別有天賦的作家，筆者認為，關錦鵬未使用張愛玲之原文是自負而荒謬的方法。許鞍華努力地忠於原著，結果是他的女主角內心之衝突很清楚，觀眾輕易地明白女主角兩難的處境。另外一個特點是小說〈傾城之戀〉中包括很多討論感情之對話。因此，許鞍華使用原著對話實為明智之舉。

關錦鵬的風格跟張愛玲的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強調肉體關係及無法自拔的特性；許鞍華的風格則於張愛玲的風格很像，他強調「超我與真我之關係」、「去父情結」、男女不平等的特性。

筆者認為關錦鵬使用張愛玲的小說當他的電影的靈感，許鞍華則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總之，基本上小說是小說，而電影是電影，做比較是無可奈何的。筆者自己最喜歡小說和跟小說有密切關係的電影，然而人各有所好。